

浪·漫·情·懷

林曉筠

黑幫  
情夫



## 第一章

“你们这群饭桶，居然连个女人都捉不住？”尘帮二爷高仁勃然大怒的说。

于尧等人惶恐的跪在地上求饶。“二爷，事情太出乎意料了，我们……”于尧颤着声回答，这时的他哪还有面对沈鸿时的神气。

“哼！我的手下个个都不成材。安妮那个女人摆不平高逸涛，而你们把事情搞成这样，高逸涛回来，要我如何收拾？”高仁气得发抖。

“我们会尽快找出方曲琥，给二爷一个交代。”

“去、去！给你们三天，记住一个都不留。摆不平的话，提着脑袋回来。”高仁心中的不安，让他坐不住，毕竟让高逸涛发现他的所作所为，那就……突然，他想起了一件事，“站住，于尧，沈鸿人呢？”他喊住要离去的于尧。

“这……他……死了，我们把他解决掉了。”于尧结巴的回答。当时他们急着去追那辆车，也没空去注意沈鸿，不过他中了那么多枪，恐怕早没命了，但这绝对不能让高仁知道，不然脑袋恐怕得搬家了。

※

※

※

“于老大，沈鸿真的死了吗？”一名手下提出疑问。

“废话！那天回去已经没有见到他的尸体了，你又不是没看到他中了那么多枪！”一走出大厅，于尧又神气活现，真是一只欺善怕恶的走狗。

“可是……”死人会自己不见吗？这是他的疑问。

“少罗唆！还不快办事，你有几个脑袋可以砍？记住，绝不要让风声传到二爷耳里，不然大家走着瞧！沈鸿的事，不要再提了。”

那个可怜的手下仍根疑惑，为何死人会平空消失？

※ ※ ※

逸涛的车一驶进轩园，即有一大堆仆人整齐排列的迎接，忠心的管家梁叔打开车门让他下车。

“少爷，我有事要……”梁叔心中迟疑着该不该将事情说出口。

“别忙，待会再说。”心中的不安使他急于想见到曲旋，这使他忽略了沈鸿并不在行列中。

一个月不见小娥，自己竟思念得紧，没有这个小妮子，他是浑身不对劲。她大概还在生气，不然不会不出来接他的，看样子，自己可得先低头了。想到这，逸涛不禁摇头苦笑，对她，在外面呼风唤雨的霸气均起不了作用。

“梁叔，小娥在哪里？”

然而这时在一旁的以辰，直觉得出了事。沈鸿呢？

“这……这……少爷，你不是……”看到少爷完全不知情的样子，梁叔便知事情不妙了。

“梁叔，你就快告诉大哥吧！免得待会让他少见心上人一下下，他可又要骂人了。”以辰又恢复他一贯玩笑的口气。但他在心中却想着希望事情没有自己想得复杂。

逸涛瞪了以辰一眼，随即又盯着梁叔，见他不知所措的样子，心中有了不祥的预感。

“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”一双严厉的眼再加上冷漠的日气，让梁叔及仆人们不知所措的面面相觑。

“少爷，你走后没多久，尘帮就传出许多对曲璇小姐不利的消息。五天前，二爷突然带了许多人闯进轩园，就……”梁叔无奈的叹口气。

“然后呢？，梁叔你别吞吞吐吐的，急死人了。”以辰心急的喊。

“二爷说少爷你吩咐过不想再见到曲璇小姐，还要二爷将小姐人带走……”

“你们就任他把人带走？沈鸿呢？”逸涛的眼睛危险的眯起。

“右执事当然不相信，所以不肯让二爷把小姐带走，但……二爷拿出你的令牌，兄弟们也不敢不服从命令。”少爷的令牌在尘帮中就代表他本人，可以令尘帮的兄弟服从。

“结果呢？”以辰又恢复精明的样子了。

“二爷给右执事冠上不服从帮规的大帽子，右执事为了不让

尘帮的兄弟们为难，所以带着曲旋小姐逃了……唉！”梁叔忍不住再叹了口气，他原就不信少爷会这么对待曲旋小姐，可是他一个小小的管家又能如何？

不过当时帮中右执事的亲信及他们这些仆人还暗中帮了他们忙，否则右执事如何在二爷有计画的包围中带着一个弱女子逃离虎口？

“为什么发生这么大的事，却一点消息也没有传到我这儿？”逸涛的脸上有着难忍的怒气。

“我有打电话到加拿大的分舵，联络人说少爷正与飞虎帮谈判，轩园的一切事务已交由二爷处理，所以……”

“好个该死的巧合！”以辰诅咒着。“看来，高仁在分舵布了眼线。敢在我的头上动土，未免大小看我了，我立刻去查明事情的真相。”说完他立刻走出去。

“立刻把高仁叫来。”逸涛看着以辰走后，原本一颗期待见到曲璇的心变得冷漠。

他倒要看看他惟一的叔叔如何向他交代！

“是！”梁叔看着逸涛铁青的脸，心想看来高仁这次要有根好的理由才能过关了。

“张叔，那位小姐怎样？要不要紧？”芬媛问着从小看她长大的家庭医师。

“右腿上的枪伤，我已经处理过了，但……”

“怎么了嘛？”芬媛看着张医师欲言又止的样子，一颗心提

得老高。她是个急性子，偏又碰到个慢郎中，教她不急都难。

“子弹已经拿出来了，但是恐怕她的腿会有一段时间无法行走。至于时间有多长，要看复健的情况而定。”

“怎么会这么严重？”芬媛怀疑的问。不过是被子弹打中腿嘛，又不是打中要害。

“小丫头，你怎么对张叔的医术没信心了？”张医师无奈的说。“子弹正好伤到腿部的神经，并非只是单纯的皮肉伤罢了。你先照顾她一晚，她今晚可能会发高烧，我会留下药的。”他吩咐道。

“谢谢张叔。”芬媛不好意思的吐吐舌头。

“没关系啦！另外，小丫头，那位小姐\*孕快两个月了，有点流产的迹象，虽然暂时保住了，但还是小心点好。”

“怀孕?! 老天啊！要是孩子那个男人的，可是注定生下来就没有爸爸了。

“她的腿我还会再详细检查。至于该不该告诉她，你自己决定，但记住千万别让她的情绪太激动。”

“我知道了。张叔，你也累了，先回去休息吧！我不送了。”

“嗯，我走了，明天我会再过来，顺便找一个特别护士来照顾她。你自己可要小心一点。”

“知道啦！”

在张医师离去后，芬媛走进客房，看着躺在床上的女孩，虽然脸色非常苍白，但看起来还是那么美，尤其是那服不染尘世

的灵气，令人忍不住想呵护她。

芬媛思考着将如何把事实告诉她？她今天所受的打击够多了，失去了自己所爱的人，再加上……

唉！虽然不知究竟发生了何事，但事情只要被她碰上，她就非插上一脚不可，想到这里，芬媛不禁笑了起来，难怪她的两个哥哥硬说她是麻烦精转世的。

说到她的哥哥们，一个是鼎鼎有名的摄影师，一个是法律界令人闻风丧胆的常胜律师。

两个人的职业、个性相差十万八千里，但都有一个共同嗜好——游戏于花丛间，但又誓死不走进婚姻的坟墓中。

虽然她只是父母因久盼不到女儿，再加上母亲身子骨又差无法再生，而从孤儿院领养来的小女儿，但父母对她这个女儿，可比对亲生儿子还宠，这常令她的两位哥哥啼笑皆非，不过他们俩可忘了，他们亦是对她宝贝得不得了。

父母长年旅居国外，而大哥的职业也是行踪飘忽不定，因此家中只有坚持把她绑在身边的二哥同她居住。

还好二哥这几天出差去了，不然她还不知如何收拾这种场面呢？不过一顿骂恐怕少不了啦！

※ ※ ※

窗外不绝于耳的鸟叫声吵醒了沉睡的曲漩，抬头望了眼四周的环境，她的头脑尚未恢复清醒。

“小姐，你醒啦！”从房门走进一位白衣天使。“你睡了两

天，现在饿了吧？”

“这里是……”

“我去叫裘小姐来，你稍待一下。”护士说完匆忙走出房外。

曲旋望着走出去的小姐，感到莫名其妙。

瞬间，所有不愉快的回忆闯进她混乱的脑子里。先前与涛的争执及他的愤而离去，再接着高仁无情言语的打击及追杀，而沈鸿为救她而牺牲的一幕更在脑中徘徊不去。

为什么？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？难道涛真是狠了心，为了新欢不念旧情，欲置她于死地？甚至连亲如兄弟的沈鸿也不放过？

虽然尘帮现任领导人在外人眼中是冷酷无情的，但对她，难道不是特别的吗？或是他已厌倦了她，而这只是让她离开的方法之一？一如他对待在她之前的女人般。

无情的打击及担心受怕，终令曲旋忍不住痛哭出声。

芬媛一进门便看到她救回的女子正落泪不已。

天啊这女人连悲伤的样子都令人觉得无比美丽，她在心中惊艳的叹道。

“你好，我叫裘芬媛，这里是我家。”她出声打断曲旋的悲伤。

曲旋立刻收起泪脸，又恢复淡然的面孔。“你是救我的人。”她肯定的说。

接着两人之间一片沉默。

“我叫方曲旋。”她想要从床上坐起，但腿上的一阵麻痛令她

力不从心。“我的腿……”

“哦！小心点，你受了枪伤，还记得吗？”见曲璇点点头，她放松的吐了口气，她不知如何解释这一团乱。

曲璇让芬媛协助她坐起。

“谢谢你。”腿上的痛，令她皱起了蛾眉。

“我还以为你又要说我多管闲事了。”芬媛快乐的说，毕竟还是有人感激她的。

“对不起，我……”曲璇苦笑着。

“好了，我只是逗逗你的，你不要介意啦！”唉！她的腿及怀孕的事，究竟要不要告诉她？芬媛在心中苦恼着，最后想了一个办法，“我可以冒昧的问你一些事吗？”芬媛决定先探探她是否能承受得住再决定，毕竟说坏消息自己可没有经验。

“你救了我不是吗？”曲璇反问她的。

“那……你和那个男人是什么关系？为什么他会……”

“为我牺牲是吗？”她接着芬媛的话。“是朋友吧？我不知平时相交不深，甚至连话也讲不上几句的我们，算是什么关系。”曲璇无奈的说。泪再度流出，就因为这样，所以她才替沈鸿不疽，毕竟沈鸿可以完全不管她的，死的人应该是她方曲璇，谁教她爱上一个不该爱而又不念旧情的男人。

“那你们怎会落到被人追杀的地步？那些人看起来不是普通的小角色，你们得罪了人吗？”

曲璇摇摇头，示意她不要问了。知道的愈多，只会给她或

她的家人带来麻烦。尘帮想要对付之人，是绝对逃不掉的，而这也是黑白两道都不愿开罪尘帮的原因。

“知道吗？救了我多的是，世上根本没人会关心我的死活，多一个我或少一个我，没人会注意的，而你却会因我而受连累。”她不愿意再有人因自己而受害。“糟了！那天他们有看到你的车牌吗？”曲璇忽然想起。若有的话，她绝不能继续留在这。可是，她又该何去何从？天下之大，竟没有她能容身之处。

“应该没有吧。放心啦，我车开那么快，他们能看到我裘芬媛就很不错了。”芬媛试着安慰曲璇，不想再让她担心。

而事实上，她也不能确定。那天乱成一团，当时她脑海中只有“不断踩油门”的意识，其他的根本来不及思考。

仿佛感染到曲璇的不安，芬媛开始觉得她好像惹到头痛的人。不过既然当事人不想讲，自己也不好大勉强人家。

不过看来，这件事还是尽早让二哥知道，否则到时她可能会英年早逝。

“我可以叫你曲璇吗？”

曲璇点点头。她得尽快离开，免得连累无辜的人。

“曲璇，你不要怕那些人渣。虽然我不知道你和他们有什么过节，这里是有法律的地方，相信他们不敢乱来。”芬媛安慰着曲璇。虽然她也知道有时恶势力是无法无天，甚至敢公然向法律挑战。

也难怪二哥要学一身功夫来自保，不然以他不怕黑道，只

站在正义一方的倔脾气，不知死过多少回了。

曲旋感激的对她一笑，为她的勇气感到佩服。但世上的事如何说公平与不公平呢？这点，自己早已体会了。

“你放心休养吧！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说。虽然我不见得能帮上忙，但我二哥是律师，有属于他自己的管道，可以派上用场的。”

“那……我只求你一件事，可不可以帮我回到那天出事的地方，看看他是否……”她不能让沈鸿曝尸野外。

“这不用你说。曲璇，老实说我狠佩服他的勇气，他值得最好的。不过那些人看过我的车，而我哥哥又正好不在家，所以我怕这一去会打草惊蛇，让他们找来。

等我哥回来，我会和他去看看的，而且我留意过报纸，并没有任何发现，所以不论他是死是活，应该不在那里了。”

曲璇讶异于她的心思缜密，什么事都安排很妥当，“谢谢。”

尘帮会厚葬沈鸿？或者是如高仁所说的当作叛徒处理？让他多年来在尘帮努力的名声成为泡影？

“别客气了，有消息我会再通知你的。”

※

※

※

曲旋感激的对她一笑，为她的勇气感到佩服。但世上的事如何说公平与不公平呢？这点，自己早已体会了。

“你放心休养吧！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说。虽然我不见得能帮上忙，但我二哥是律师，有属于他自己的管道，可以派上

用场的。”

“那……我只求你一件事，可不可以带我回到那天出事的地方，看看他是否……”她不能让沈鸿曝尸野外。

“这不用你说。曲璇，老实说我狠佩服他的勇气，他值得最好的。不过那些人看过我的车，而我哥哥又正好不在家，所以我怕这一去会打草惊蛇，让他们找来。

※

※

※

裘孟怀气愤的坐在沙发上，没想到他才出差不到一星期的时间，他的宝贝妹妹便惹出这么大的麻烦。

芬媛偷偷瞄了一眼二哥难看的脸色，觉得还是暂时闭嘴，以策安全。

“你这个麻烦精，嫌我不够忙是吗？”孟怀火大的吼着。老天，他真是拿她没办法。

从小，他便把芬媛当成他未来的新娘般宠着，不忍见她受到一点伤害，即使她有个小伤口，他都要心疼了好久，且全家人都知道他的心意，惟独她……

“二哥，你不是说过人要不畏恶势力，才不枉此生吗？况且当律师的人更要如此，才不使恶人更猖狂。”她拿他说过的话堵他的嘴。

“问题是你根本不是律师。”他提醒她。法庭上，他辩才无碍，没有他打不赢的官司，但他总是说不过这小妮子，看来，她比他更适合当个律师。

“可是我把你当作榜样嘛！”芬媛偷笑在心中。想跟她斗，实在有点自不量力，她就是把二哥吃得死死的。

孟怀无言以对，被她压得死死的。这要是让外面的人知道，肯定全部要重新更换眼镜了。

“二哥，你看这件事如何？”她使出巧功。

“你总得让我见过人，谈过话再说吧！”

“那就快点嘛！对了，二哥，你可要对她的脚及怀孕的事保密，我怕她受不了刺激。”

“你这样子会让事情更棘手的。现在不讲，难道可以瞒一辈子吗？”

“除非你有更好的办法？”

芬媛的一句话再度让他辞穷，对于一个才刚进入状况的人而言，会有更好的办法才有鬼呢。

※ ※ ※

孟怀看着躺在床上的佳人，虽然面有病容，但那绝美的容颜及那股看似柔弱，却有着坚毅的气度，令阅人无数的他看呆了。

“二哥。”芬媛推了他一下。老天！他二哥活像只饿狼似的盯着人家看。她心中冒起一阵不太舒服的感觉——她讨厌孟怀用欣赏的眼神看着别的女人。

曲晓见对方带着评量的眼光，不禁也用打量的眼光回视。  
“想必你是芬媛的律师哥哥吧！”

“不错，我叫让孟寰。”在最初的震惊过后及亲爱的妹妹一推，他又恢复成法庭上专业的样子了。

“袭孟怀？”他不就是涛及以辰最欣赏的律师？他们多次以尘帮的名义聘请，但却被他以“道不同，不相为谋”的理由回绝。

以尘帮现今的名声，黑白两道都急于巴结奉承，但他的拒绝却让涛极为激赏。可是幸好这件事只有尘帮少数的智囊圈知道，而涛又抱着惜才的心态不予追究，不然以尘帮的立场而言，又岂会放过这个置尘帮如敝屣的他呢？

而这件事她曾听以辰提过，当时她还为涛容人的雅量佩服不已。“法庭上的东方不败，尘帮曾力聘之人”曲巖淡然一笑。在白人为主的世界中，能获得此美称，着实不是易事。

孟怀及芬媛均讶异的看着她。虽然孟怀还算小有名气，但却也不是名气响亮到家喻户晓的地步，况且连尘帮内部之事，只有少数人知道，而她却……

“你是尘帮的人，对吧？而且假如我猜得不错，你还是尘帮举足轻重之人。”他问道。这看来娇弱的女孩，居然会与尘帮有关，这可真教人意想不到。

“是或不是，连我自己亦无法定位。但，这重要吗？至少你们眼前的我，是个一无所有且无处可归之人，不是吗？”她凄凉的说。

“或许，你愿意告诉我在你身上发生的故事？我会尽力帮你

的。”这个女孩的确让人不顾一切的想保护她，更何况她竟与尘帮牵扯在一起，这更令他想揭开那发生在她身上的故事，孟怀想着。

一直站在一旁听着他们对话的芬媛仿佛看穿了曲旋的心思。“如果你怕我们知道太多，而连累我们，那就更该让我们知道一切。让我们选择如何去做，也可以做些预防，不是吗？”她分析给曲旋听。

曲旋无言了，的确，最危险的是那些一无所知的人。想到沈鸿，他现在的情况亦一无所知，难道她就比较过好吗？不！更何况或许在潜意识中，她也希望能相沈鸿的话“这根本与涛无关”，至少知道一些真相，能让她对自己未来的情境有较大的帮助。她的心中顿时有了决定。

“你可以帮我查查尘帮沈鸿的近况，及……尘帮的动态吗？”想知道逸涛的近况是她所渴望的，但她没有说出口。

“沈鸿？”孟怀思索了一会。“尘帮的右执事？”

“是的，他就是令妹看到救我之人。”

“哦！能令沈鸿誓死保护的人不多，”他意味深长的说。莫非，她是传言中，高逸涛心仪之人？“我会尽快给你答案。”孟怀保证着。

“请你们务必小心，我不希望你们为了我而有任何意外。相信裘先生知道尘帮的能耐。”

点点头，孟怀走出房间，开始着手调查。

“曲敏，有一天，你是否会告诉我你的故事呢？”芬媛难得严肃的问。

“或许会吧！”曲旋不确定的答。

※ ※ ※

高仁放下电话，那是一通安妮打来的电话，令他坐立不安。“这个笨女人，居然连个男人也留不住！”在室内来回的踱了一会，“于尧回来了没有？”他问着身边的人。

“还没，二爷。”手下恭敬的回答。

“真是饭桶！我养的人，全都不及高逸涛身边的人。要我养一群白吃白喝的家伙，还不如把钱丢到海里喂鱼算了！”他怒气腾腾的道。看来高逸涛那小子回来后，就会找他去问话，他得尽快想个办法应付，再逐渐消灭那小子身边的那些心腹，他认为帮主的位于，早就应该易主了。

自从他的老头子将位于传给逸涛的父亲后，高仁便有谋反之心。凭高逸涛的父亲那一介书生的能耐，如何能让尘帮强大？所以他十分的不服。

幸好他不到五十岁就因癌症而死，原本自己欲乘机坐上帮中的龙头位置，但却被高逸涛那小子给占走，并把尘帮扩大了十倍不止，让高仁一直苦无机会将高逸涛除去。

他真是大小看高逸涛了。虽然他也不得不承认高逸涛确实有本烦，但只要谁阻碍他夺得帮主之位，他就得除掉谁。

而要动摇高逸涛的地位，只要除掉他身旁的心腹兼好兄弟及他心爱的女人，然后再趁他一团乱时，予以致命的一击，对于没有子嗣的高逸涛而言，当然帮主之位就非他这个帮中第二把交椅莫属了。

高仁迅速在脑中构思着更精密的计画，以助他坐上帮主之位。名利已经使他再也顾不得叔侄之情。